

第二十四屆五虎崗文學獎□散文推薦獎：銀杏

瀛苑副刊

◎文□吳致瑩（中文三） 圖□凌綺

應該是想躲進童年的懷抱吧？於是我踏入多年未曾拜訪的小學校園。

已經不是孩子了，校園也不完全是記憶中的模樣，人的變化、事物的變化就這麼無可挽回地展開，如今我面對的是需要自我調整才能面對的母校。

轉進右側的停車場，銀杏爺爺還在那兒，看著那棵當年陪伴我成長的老樹，我突然激動了起來，過去的時光也在眼前攤開，讓我從俗務的宿醉中醒來。

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沒有好好地看著一棵樹了，但我記得小學時代的我，常利用短暫的下課時間端詳著這棵銀杏，觀察他種種細微的變化。春天的新綠，季節更替的秋色顫顫，都讓我驚喜與讚嘆。這些現在看來微不足道的事，就足以取悅我曾經擁有過的簡單靈魂，想來真是不可思議。

忽然覺得年歲愈長情感愈豐富似乎是個錯覺。那傷春悲秋太甜膩，憤世嫉俗太沉溺，所謂的情感豐富就只是如此嗎？小時候不知道世界有多大，所以一草一木都認真地當作全世界，學著了解他們的語言，那種長大後再也學不會的語言。

泰戈爾曾說：「孩子的眼睛裡找得到天堂。」我不清楚什麼是天堂，也無從得知當我還是個孩子時眼底有沒有天堂，可我確確實實知道，我的眼中再也沒有那稱之為天堂的東西。

還記得那時我只要到銀杏爺爺身邊，必定會仔細搜尋地上有沒有他落下的葉片。銀杏的葉子很別緻，像一隻展翼的蝴蝶，又似一把輕搖的小扇，被當時的我視為珍寶，每每拾得一片完整沒有破損的銀杏葉，就可以開心上一整天。回家後小心翼翼地將他拭淨，壓在桌墊下或夾在書頁裡，待他乾燥後，襯一張喜歡的紙，然後護貝起來，就成了獨一無二的書籤。

已經許久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了，生活不再是簡單而慵懶。在無形的壓力下，我不得不與現實為伍，一天天地過著，無意識地追求，為不確定的下一刻張惶失措，或者用盡力氣去抓住根本抓不住的人事物。我成了一架肉體機器，早已忘了生活其實可以不要這樣過，也忘了生活其實可以那樣過。

我不斷失去一種人生的態度、一種生活的詩意、一種心靈的自適、一種美感，還有一種簡單。

長大，我要面對的是增益還是流逝？

我也記得小學老師告訴大家，銀杏是很古老的樹種，而這棵銀杏是從日據時代就在校園裡的。我聽了覺得十分有趣，很想多了解他，於是就到書店去翻植物圖鑑，因而知道銀杏是一種珍貴的活化石，當恐龍掌控地球的時候，他已是最繁盛的植物之一。他就這麼陪著恐龍等古生物一路走來，歷經千錘百鍊繁衍至今。

銀杏一直是銀杏，我卻已經不是那個翻圖鑑的孩子。當年查圖鑑的東方書局幾經更迭，從書店變成藥妝店再變成烘焙坊，我該說那也是種斯文掃地嗎？我從未忘記東方書局是我童年的遊樂園，一本本的書就像各式迷人的遊戲，召喚著我的靈魂。用一個生命去探索去玩味書堆裡無數的生命，追求著心靈的狂喜與熱情。

然後我長大了，愈來愈在乎生命中的種種得失，而不是喜悅。

曾經很熟悉的重慶南路，如今給我的是回憶還是不肯承認卻又悄悄改變的現在與未來？會不會有一天，三民書局、金石堂、建宏墊腳石也都不見了，只剩下虛擬的網路書店，實體書店就只能在記憶裡妝點。

我還能繼續以為，以為世界還是用我伸手觸摸到的溫度、感覺過的模樣存在著嗎？

看著站在面前與我宛然對視的銀杏爺爺，我感覺他更蒼老了。也許是因為蟲蛀、也許是歲月的摧殘，他的樹幹上補了一塊皮，旁邊還架了些支架，這些是多麼的突兀，多麼的令我感傷。

細數他的年歲，忽然間我也跟著老去。小時候總盼著快快長大，好像長大就可以擁有一切，但等長到一定年齡時，卻反而歌頌童年的美好，雖然當個孩子根本不全是幸福。

可原來我們要的也不全是幸福這檔事。

一直記得在校期間正逢學校的八十大壽，當時我就在腦海中勾勒著，學校一百歲的時候，我該是二十八歲了，我會變成什麼模樣？已經是穿著套裝踩著高跟鞋的上班族了嗎？百年校慶那天我會不會回來？校園還會是現在的樣子嗎？

曾經覺得二十八歲好遙遠，如今它已經不遠了。

幾個小學妹從銀杏爺爺旁蹦蹦跳跳的經過。我不知道她們的眼光是否曾停留在他身上，會不會如同從前的我，關心著銀杏爺爺，還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就這麼輕易地虛擲著。也許那些真正的美好，是建立在有所失去的心理上，因為只有在經歷了太多，而且失去了太多之後，那些對過去的眷戀和對時光流逝的嘆息，才會成為一種無奈的美麗。這些沒有失去過太多的孩子，又怎麼能體會到擁有的可貴呢？

雖然我不是原來的我，卻還不夠進化，時間他不斷地向前，我卻怎麼也不願離開從前。只是有些意象滿載情緒，沉澱成生命質地的一部分，有些卻永遠消失。

我突然開始想著關於時光倒流的事。

英國小說家康拉德勸人不要亂採記憶的果實，怕的是弄傷滿樹的繁花。但眼前的銀杏

，已經成了我生命中具支撐性的根基，不論我在未來經歷多少人生的風景，這棵樹卻內化為不可動搖的一個畫面。畢竟有許多生存的理由，是根植在記憶的浮雕裡。現在銀杏的枝頭上只有一片葉子，可是還有許多小小的綠芽，正抑揚頓挫地展開他們的身姿。下次看到他的時候，也許已經是滿樹鮮亮的綠。離開母校時我告訴自己，有空多回來看看銀杏爺爺吧。

